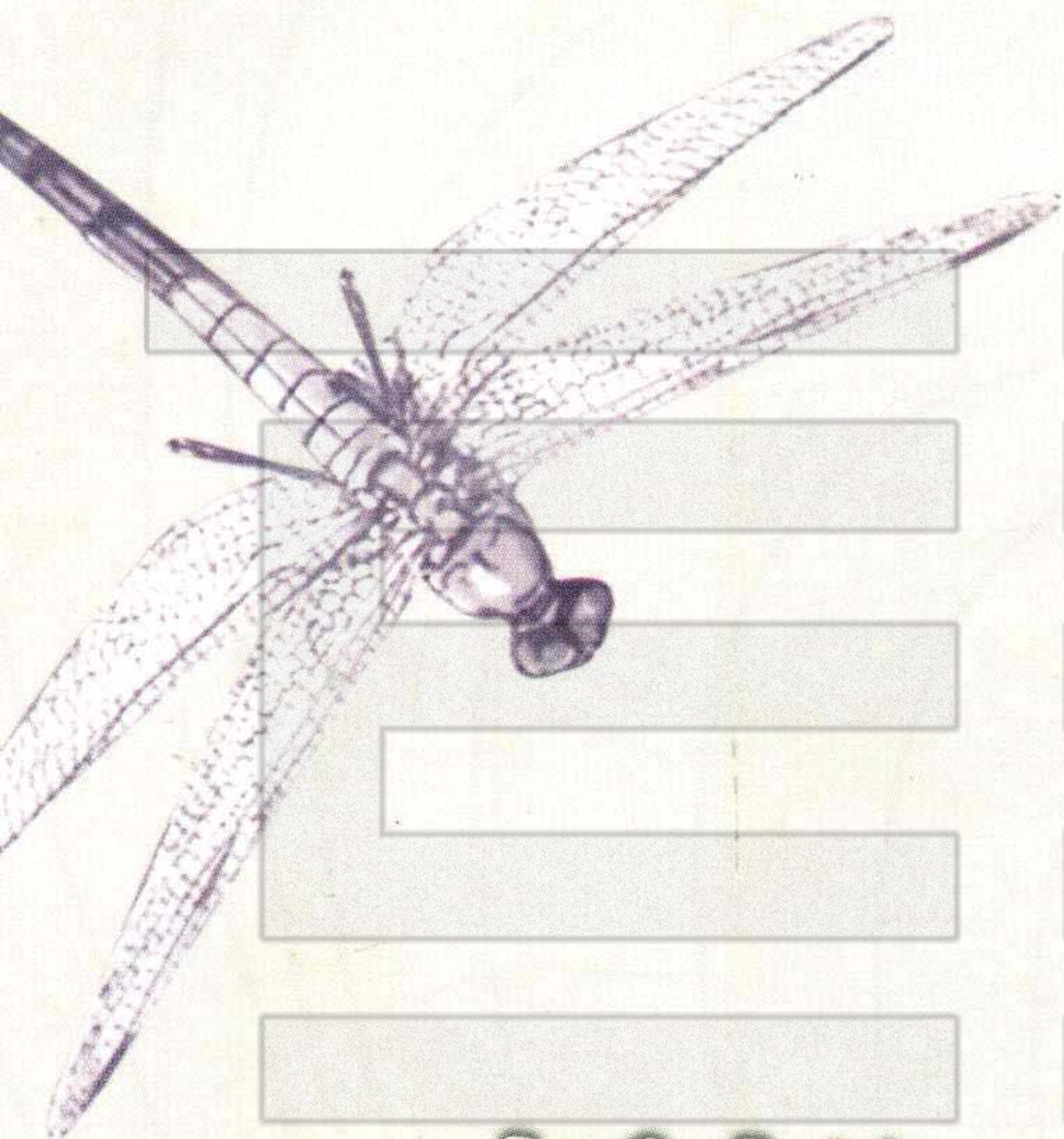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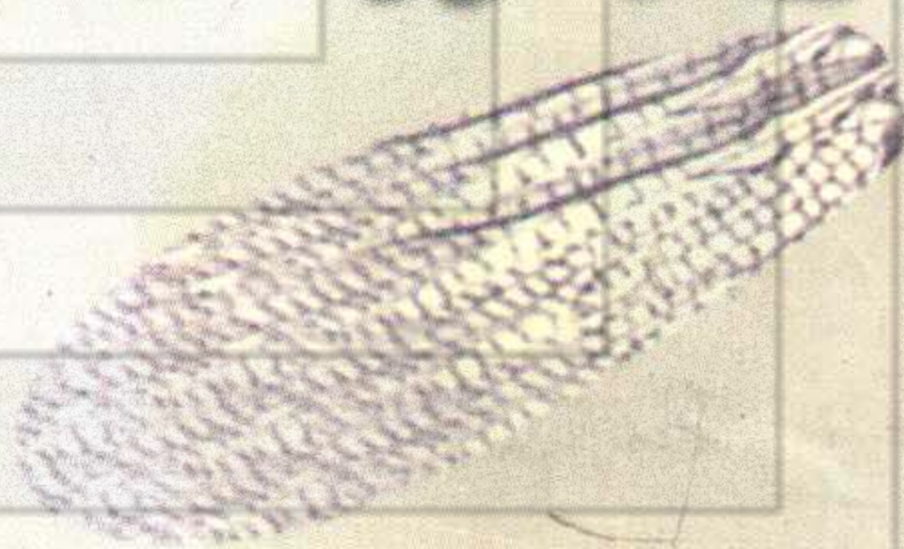




折翅的红蜻蜓



法治
纵横
丛书

龚培德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龚培德 / 著

折翅的红蜻蜓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折翅的红蜻蜓/龚培德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法治纵横丛书)

ISBN 7-228-06172-1

I. 折… II. 龚…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161 号

折翅的红蜻蜓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印刷 乌鲁木齐纵横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190 千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8-06172-1/I·2291 总定价: 160.00 元

铸字为剑

——《折翅的红蜻蜓》序

两年前，为加强《法治纵横》的编辑力量，杂志社编委会在全疆各地挖掘了一批人才，龚培德就是在那时走进杂志社，成为了一名职业新闻工作者。

龚培德调到杂志社之前是在北京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家合资企业任企业管理部部长，在企业里他曾长期从事宣传新闻工作，发表过100余万字的文学新闻作品，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协会的理事。1996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我在雪山草地等你》。因为有此“基础”，从企业产品的直接制造者转轨到直观面向社会的新闻工作者，龚培德的“跳跃”是成功的。

龚培德到杂志社两年，也是杂志发展速度最快，影响力最大的“创业”时期。因此工作压力大任务也比较繁重。好在他工作热情很高，跑采访、跑发行、跑广告，疆内疆外随时抬脚就走。每一日悄没声息地走进办公室，不及抖落一身风尘就坐下来“耕耘”，就靠这种见缝插针的刻苦和勤

奋，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在繁忙的编辑之余，竟然写出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并结集了这部《折翅的红蜻蜓》，着实令人高兴和欣慰。

铸字为剑，这是龚培德的作品深为读者喜爱之处。从他的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的剑术多变，剑法流畅，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嫉恶如仇和爱憎分明。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有着敏锐、快捷的优点，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生活更是时时关注，但是，新闻体的特色和它的时效性，又限制了他手下的文章是急就章式的，欠缺主观情感的介入，对读者来说也就缺乏一种阅读的深度。

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真诚地希望龚培德在创作上保持旺盛的喷射力和爆发力，相信在这部《折翅的红蜻蜓》后，他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我们期待着。

宋志义

2001年1月2日

目 录

· 法案写真 ·

玉破天惊..... (3)

285 枚毒枣 (16)

特大绑架焚尸案..... (27)

骗情十八年..... (35)

油城十二月的谋杀..... (53)

· 蓝盾报告 ·

塔克拉玛干的丰碑..... (63)

开都河畔的明珠..... (81)

· 真情故事 ·

靓丽人生..... (89)

骑兵旅长的爱情传奇..... (99)

走近法官赵萍..... (116)

阿尔泰山的雄鹰..... (121)

今生有缘..... (128)

· 婚恋家庭 ·

折翅的红蜻蜓..... (139)

爱情不允许“走私”..... (152)

打工妹棒杀薄情郎..... (162)

凋谢的花蕾..... (173)

多疑丈夫杀妻后..... (182)

· 人世百态 ·

谁在编织“爱情圈套”..... (193)

女毒贩的忏悔..... (202)

悲情谁怜..... (207)

黄昏裂痕..... (215)

一个越狱逃犯的奇婚恋..... (225)

法 案 写 真

玉破天惊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最大跨国贩毒案侦破纪实

平静的水面突然冒出了几个泡泡

9月的乌鲁木齐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人群中飘动的五彩衣裙更给这个远离海洋的内陆都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1998年9月3日上午11时,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的侦查员李晓华突然接到情报:有人有大量的海洛因欲贩运到乌鲁木齐进行交易,现急找买主。

李晓华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大队领导,大队又及时将情况报告了支队领导和市公安局。

按上级的安排,侦查员李晓华化名“马军”,并以“马老板”的身份很快与云南瑞丽一自称“杨老板”的人接上了头。

瑞丽的“杨老板”通过手机对“马老板”说:自己手上没有

“货”，只是替朋友打探一下这边市场的行情。至于什么时候有“货”会及时通知。末了，“杨老板”嘱咐“马老板”把手机打开，以便随时保持联系。

然而，一晃十几天过去了，“马老板”打开的手机始终没有传来“杨老板”的声音。

缅甸之行

现年 46 岁的陈远富是滇黔桂石油勘探局下属的陇川“云凤”边境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公司自成立以来，买卖谈了许多，却没做成几笔，最后落得个要把自己房子都租赁出去的地步。他不是想方设法搞好公司的经营，而是对公司所在地——拉音开发区不远处缅甸那片山谷中妖冶的罂粟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知道在那些美丽的花朵后面孕育的财富要比他经营公司从中捞取的钱财多几十倍。于是，他利用自己公司做边贸生意的机会，频繁出入缅甸，开始偷偷摸摸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是，他的伪装并没有瞒过云南公安缉毒警的眼睛，他的行踪也一直被注意，但由于他像狐狸一样闻着气味不对就开溜，故虽然长期将其列为重点监控的嫌疑对象，却因未有确凿证据而使他成为漏网之鱼。

1998 年 8 月，陈远富像以往那样，从木姐口岸走进了这个适应罂粟花生长的热带雨林国家。这次陈远富来缅甸要见一个人，而这个人中缅边境口岸的毒品贩子中是有些名气的，那就是一个化名叫“杨德伟”的人。此人狡猾阴险，诡计多端，在这条“道”上从来未失过手、翻过船。

陈远富是通过一个名叫“老栾”的女人牵的线。在陈远富认识的缅甸女人中，“老栾”长得算是比较丰满和漂亮的，这个女人中国话说得极好，经商很有些手段。她两年前和陈远富

打上交道。陈远富在与“老栾”两年多的生意交往中,没让这个女人吃亏,而这个女人也用自己的身子报答了陈远富。

两年多摸底,使“老栾”感觉到陈远富是生意场上可以信赖的伙伴。而更主要的是陈远富对金钱的过分渴望和他悄悄与毒贩子的交往使她感觉到陈远富可以和自己成为一条“道”上的人。

“老栾”的幕后老板“杨德伟”虽然也才30多岁,但由于“出道”早,手段高,深得行中人“钦佩”。这些年“杨德伟”在毒品生意场上也确实做过许多次干脆利落的买卖,生意从中亚一直做到西欧。

这天,“杨德伟”对“老栾”说,中国把打击毒品当做重中之重的任务,我们前几次买卖都因各种原因而被中国警方识破收缴,损失惨重必须建立一条新的毒品渠道。现在是该见见这个“云凤”公司陈经理的时候了。

“杨德伟”和陈远富见面是在口岸一家名叫“达丽”的豪华酒店包房里,看着“杨德伟”的穿戴和对手下那种盛气凌人的模样,陈远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杨德伟”“耍派”靠的是是什么,不就是金钱吗?也许从这时起陈远富立时有了为了钱而不惜掉脑袋的感觉。

陈远富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一搅和,现在做什么都赚不上钱。”

“杨德伟”说:实话告诉你,我对你陈大哥已注意很长一段时间了。要想躺在票子上睡觉,活得像个人样,就得有大气魄。别看你们中国公安没抓住你,你的一举一动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陈远富说:需要大哥做什么,就请直言。

“杨德伟”说:我们缅甸人做任何事都不含糊,话只要出口是不许反悔的,你可有这个胆量?

陈远富说：“鸟为食死，人为财亡，干这行还怕掉脑袋？”

“从我们缅甸弄一些玉石到你们中国，你们公司可以办理报关手续吗？”

“这没问题，我们是边贸公司，有经营玉石的项目。”

“那好，”“杨德伟”端起酒杯说：“我们的合作就从现在开始。”

凌云商号的总经理

凌云商号在美丽的云南瑞丽市富明路一条繁华的街道上。45岁的杨双全是这家商号的总经理。别看杨双全大字不识几个，连自己的姓名都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在这条街上却很有名气。

杨双全原是云南石甸县的一个农民，15岁不满他就告别农田而出外闯世界。先后贩过马，倒过美元，搞过机械。后来随着边境口岸的开放，到瑞丽旅游的人数增多，来瑞丽购置玉器的人也多了起来，因此，有许多人靠从缅甸倒腾玉器入境发了大财。他从1984年开始靠坑蒙拐骗也曾发过点小财，但很快就被其挥霍掉了。于是，寻找和渴望更多的财富便成了他人生追求的目标。而要迅速“暴富”的最简捷的方法便是搞“白粉”。

1998年8月下旬，他接到过去与他同做玉器生意，也同是“道”中之人的“好朋友”陈远富的电话：有急事要和他商议。

在凌云商号二楼杨双全的卧室里，陈远富问他：“有宗大买卖，敢不敢接手？”

在得到杨双全肯定的点头后，陈远富便和盘向他托出了心中蓄谋已久的打算：从缅甸回来之后，陈远富就一直想利用“杨德伟”的“货”，自己赚取大钞票。他知道“杨德伟”利用自

己公司做生意,会分给他一些红利,但这些红利与“杨德伟”的“货”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与其如此,还不如趁此机会端掉“杨德伟”的“货”,自己找销路。当然,劫“货”在“道”中是掉脑袋的事;一旦走漏风声,等待他的随时都是刀光血影。然而钱的诱惑力实在太太大,他抵御不住这种诱惑。干,无毒不丈夫,他心里对自己说。但劫“货”仅靠他一个是不行的,他决定和“朋友”杨双全联手。

果然,杨双全血红的眼睛即刻闪出了光芒:“他妈的,送到嘴里的肉不吃白不吃,这年头谁能信得过谁?钱就是亲爹亲娘。”“杨德伟”这个从未翻过水的缅甸毒枭,这次可要栽在我们兄弟俩手中了。他兴奋地抓住陈远富的手说:“只要那‘杨德伟’打你公司的主意,那这批‘货’准少不了,只少这一次,也够咱兄弟俩享乐的了。”随后,两人为“劫货”的事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杨双全在陈远富离开他的商号时又特别叮嘱:这事可千万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你只要按“杨德伟”的安排行事,负责把“货”从缅甸运到境内,销“货”的事由我来负责。

1998年9月初,在得到陈远富关于“杨德伟”准备利用他的公司有大宗“货”要进入中国境内的消息后,杨双全便通过多方渠道和新疆乌鲁木齐市的“马老板”搭上了线。

等待,也是一场战斗

桌上的台历从9月初翻到了10月上旬。

一个多月过去了,“马老板”的手机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三大队的干警有点儿坐不住了:该不是毒贩察觉到了什么?不想做这笔买卖了?

在干警们焦急等待中,10月23日,那个“杨老板”突然打来电话:“货”已准备好了,不知“马老板”的经营能力,请将有

关资金证明情况电传云南。

根据“杨老板”电话中需验资的要求,经市局、刑侦支队紧急筹措,以“马军”的名字在银行内存入 500 万元人民币。随后“马老板”按“杨老板”的要求将 500 万元存款复印件电传云南“杨老板”指定的地点。

收到传真后,“杨老板”又通过多种渠道悄悄调查“马老板”这 500 万元存款的真实性,当所有的信息反馈证明资金可靠,“马老板”这人也非常讲信誉,“杨老板”对一切确信无疑后,便与“马老板”商谈交易方式。

“杨老板”提出,“货”量大需先付定金,“马老板”派人到云南,并在云南验“货”,然后“货”发新疆后付余下的款额。

“马老板”说:云南情况不熟,自己去年曾“跌”过一次“水”,被云南“道”中的人骗去了 70 万元,至今想起来牙根还生疼;要做,就到乌鲁木齐来。

听了“马老板”的话,“杨老板”停顿了一下,最后他说:“既然那样,后会有期,各走各的道吧。”

整整一个星期,“杨老板”好像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再没有任何信息。干警们急得嘴里都冒起了血泡。

在焦急中又等待了三天,“马老板”手机中果真又传来了“杨老板”的声音:“同意在乌鲁木齐交‘货’,价格为每千克 20 万元。”

为了使“戏”演得更真实,“马老板”毫无商量余地斩钉截铁地说:“无法接受此价格,每千克最多只能付 15 万元。”

“杨老板”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价格不能降,若每千克只能付 15 万元,那请你们到云南来接‘货’。”“杨老板”还说:“你们新疆的‘白粉’我知道,那都是掺假的‘货’,与我的‘货’是没法比的,就我这纯度,1 千克你可配 5 千克的货再出手,你的利润要比我高好几倍,而且承担的风险也比我要小呀。”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为“货”的价格,为交“货”地点,“杨老板”和“马老板”之间反复磋商,最后敲定:以每千克17万元的价格,在乌鲁木齐交“货”,15千克共计255万元。

技艺高超的匠人

按照和“杨德伟”约定的时间,陈远富在1998年10月下旬,又来到了缅甸。这次“杨德伟”没有将他带进富丽堂皇的酒楼,而是带进了“杨德伟”在此的一个“家”。从外表看,这个“家”和边境口岸的缅甸其他的居民住房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当他走进院子,关上院门,看见满院堆满石头,陈远富才知道这里还是一个石料加工厂。

“杨德伟”对他说:“‘货’我已准备好了15千克。你挑上几块玉石,我们把‘货’就隐藏在玉石中。”

见陈远富流露出怀疑的目光,“杨德伟”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哥,放心吧,我们缅甸的匠人会把他们做得了无痕迹。为了你的‘安全’和我的‘货’的安全,我专门作过试验,就连专业训练的警犬也会望石兴叹。”

陈远富在靠墙的一堆石头中,选中了四块大约有60多千克重的玉石。陪同“杨德伟”和陈远富一起走到院子里的一名叫阿良的缅甸人不声不响的从一间屋子带出来两个拿着工具的缅甸匠人。当着陈远富的面,匠人们把海洛因倒入一个直径只有5厘米的铁管内,然后用千斤顶顶住铁管的一方用力压,15千克海洛因很快被技术熟练的匠人们打包成一个个像手榴弹木柄粗细的长圆柱。然后又用塑料纸仔细裹好,接着他们又用电锯将陈远富选中的四块玉石切割成两半。薄的一半当盖,厚的一半被匠人用一种专门打凿工具很快在玉石的平面上打磨出一个个刚好能放下圆柱形海洛因的眼。把海洛

因装进去后,匠人们用一种特殊的粘合剂将打开两半的玉石又粘合在一起,陈远富在旁边看得简直目瞪口呆,他抱起一块粘合在一起的玉石,左瞧右摸,翻来复去怎么也看不出那上面有切割过的痕迹,真像“杨德伟”说的那样:天衣无缝。

陈远富心里不得不佩服这个缅甸毒枭真是足智多谋。

“杨德伟”指着粘合好的玉石说:“我们第一次合作,我不亏你,每千克付你1万元的运费,共计15万元,‘货’到地点后,有人会把钱打入你的账号,你看如何?”

陈远富脸上故意流露出一丝欣喜:“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二话,就照你开的价,我会准时将‘货’运到你指定的地点。”

“杨德伟”问陈远富:“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过境?”

陈远富想了想说:“我回去后立即办理报关手续,估计在12月中旬可以搞定。”

金蝉脱壳

1998年12月20日,陈远富办完了进口玉石报关的手续后,又来到了缅甸。

这次走进缅甸,陈远富的心情是喜悦和复杂的,他想自己这次冒险要从“杨德伟”手里劫“货”,缅甸在短时间内自己是不是能进来了,“杨德伟”是不是会放过自己的。怀着这种心情,陈远富来到了约定地点。可在那儿却没有见着那个等待他的“杨德伟”,只有那个20多岁的黑面孔的缅甸人阿良在等他。

陈远富心里一惊:“莫不是‘杨德伟’发现了什么,不做这笔买卖了?”

阿良说:“‘杨德伟’有急事不能前来,吩咐由我负责帮你送‘货’,他会随时跟你联系。”

12月21日,由陈远富陇川“云凤”公司报关的四块280